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評論·詩說文談

萬登學 / 馮浪波



深入的探尋與剖解

——試評劉以鬯中篇小說

萬登學

女人的美，幾乎都是通過男人的回頭率來體現的；而文學作品的魅力，我以為是靠讀者充滿興味的再讀達成的。劉以鬯先生的小說就有這樣的裨益。

談到今日的香港文學，不能不提劉以鬯，他在香港文學乃至整個中華當代文學界，有著誰也抹煞不了的地位。我曾在中國文聯《四海——台灣海外華文文學》雜誌上讀到一篇評論劉先生小說藝術的文章，但因為該文中基本未觸及這次由香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劉以鬯中篇小說選》中的作品，所以知難而上，嘗試着寫下這篇短文，把自己讀後的感覺訴諸出來，就教於各位方家學者。

五個中篇，選擇了各自不同的題材，給我們展示了不同的生活層面，給讀者的認識是多方面的，比較完整地展現了作家的中篇小說(其實幾乎都是長篇的縮寫或摘取一部分)風貌。作家在作品中，對不同生活圈子的人物心理發展做了十分深入的探尋與剖解，能夠感染眾多的讀者。這也是猶自難忘、終於重新找出來再讀並寫這篇短文的原因。

劉先生的中篇小說，題材多樣，內容豐富，涉及的時代、人物、生活圈子都有很大的跨度，對於世俗風情的揭示的確很見功力，實際上，這也是劉以鬯先生小說特別動人、特別有生命力的地方。

《鏡子裏的鏡子》具有很強的暗示、調侃、諷喻意味。作為「大利商行的老闆兼經理兼打字員兼經紀兼公共關係主任」的林澄，是小說中的主角。這樣對頭銜的介紹，暗示出主人公的無奈、忙亂、窘迫、侷促。工作上的忙碌倒也罷了，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太太一天到晚只知道打牌，「儘管客廳裏的牌聲是那麼的嘹亮，他依舊覺得寂寞。寂寞有如醫生用的針，將痛苦注射在他的血管裏，使他一連打了兩個寒噤。」在加拿大讀書的大女兒置身鬼魅之中，感到寂寞和孤獨的痛苦，迫不及待地向妹妹傾訴，但信中卻絲毫沒有提及自己的爸爸。二女兒熱情得發傻，為披頭四的歌聲而淚流滿面。兒子我行我素，與一個比他大得多的女人相愛，根本無視父母的建議。

「對於夢麟，音樂是心靈的星期日。」

對於夢娜，星期日是將心靈交給男朋友的日子。

對於林太太，如果星期六只能打二十圈的話，星期日就該打三十二圈。

對於林澄，星期日最無聊。」

這是一家人在星期日裏的生活，主人公一周忙碌下來，得不到家人的任何關心，每個家庭成員之間，也是漠不關心，自行其是，除了金錢、睡覺、起居有共同的地方外，他

們好像是幾個毫無關係的人勉強捏在一起。誰的心中都沒有自己，都不想理解、關注他人。至於感情上的溝通、融洽更彷彿是天方夜譚一般。主人公受不了打牌聲像長針似的刺激，想出去走走，甚至也沒有地方去。作家極盡工筆細描之能事，非常細膩、逼真地描寫了主人公林澄的行為、動作、心理苦悶，由此而象徵性地揭示了商品經濟社會裏人類感情的淪喪、親情的斷裂。只有金錢的關係，使家庭的關係還勉強維持着，預示了生命的重重危機。年輕人的心靈失衡、感情迷亂、理想失落，都在文字後面凸顯出來。文中的貓，我以為是寓意深刻的意象，有很強的象徵意義，喻示着商品經濟金錢至上觀念對於人性、人情、傳統倫理道德的嚴重威脅和吞噬，是危害現代人心靈的怪獸，或許，是一種正面的警鐘。而這一切，俱是通過心理苦悶、迷茫來表現的。

《亞財與細女》是一個悲慘淒切的故事，也是其中一篇少見的用十分傳統的手法寫成的作品。文中的主人公是一個擦鞋的小伙子，受着地痞流氓的欺侮，意外地結識被迫淪為妓女的女主角，愛慕生情，兩情纏綿，然而在強大、狡猾、奸詐的黑社會勢力前，他們的努力又顯得那麼的脆弱無力、孤苦無依。小說的色調雖然悲苦灰暗，但其中也有甜蜜、有溫馨。兩個窮苦孩子的悲慘遭遇，令人同情。他們在道德、愛情、倫理、生存之間的矛盾和掙扎，襯托出了其心靈的單純美好。細女的悲劇，既是當代的畸形產品，更可見真誠愛情在這個社會存在的極其困難。

《過去的日子》幾乎採取的是日記體的形式，以幾大塊把一男一女幾十年的愛情糾葛觀察到不長的尺幅之間。他們原是一對大學生，他們那維縹的初戀，令人回味無窮。然而，因經濟利益的父母斷然將他們拆散。以後歷經戰亂，他回到上海娶了個與她面貌相似的舞女，書畫她的淺薄自私，後又遭到她的背叛。在香港與前任女友再度重逢卻又無緣結合，亡走東南亞幾國辦報，失敗、徬徨、墮落……作家以第一稱「我」的口吻敘述故事，把一個報人、文化人的可悲遭際寫得淋漓盡致，也是對當代文化人處境(雖是寫於三十年前，但以此觀之今日，莫不如此)的生動揭示，他們在愛情、婚姻、家庭、事業等方面遭受的打擊，在這篇小說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。然而，也許因為是長篇戴短的關係，後面部分(去星馬等地辦報的過程)寫得過於匆促、簡略而與前面銜接不太好，有脫臼之感。

《猶豫》接觸的是類似大陸往香港移民的題材。文中幾乎全是一個女子的心靈自語。她因姐姐去世而受其臨終

囑託，留居香港，照看姐夫和姐姐的兒子，這就面臨很實際的問題：回大陸還是留香港？怎樣處理與姐夫的關係？明顯的，姐夫愛着她，但她卻發現自己不愛姐夫，而丈夫是精神病、孩子小、家窮，她不想回大陸，這就使她走到了感情的十字路口，因此產生「猶豫」。毅然出外打工，得到老闆的關照，進而產生愛情，但她對老闆有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擔憂。在小說中，可以說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，作家完全是把一些單獨的印象和故事片斷集結到一塊，通過女主人公「我」意識的流動，細細渲染那種心理的細微波動，纖巧、細膩、入木三分地刻畫了一個女性一段時期的心理流程，並沒有着意刻畫人物，卻在「我」此時彼地的情緒脈動中展現了一個女性的溫柔善良、多愁善感、對新生活的嚮往和追求，及其勇於自立、力圖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精神層面。可以說，這篇小說描繪的不是一個初去香港的大陸婦女，而是一種典型的情緒。在反反覆復的點染和精細的描繪中，喚起讀者的真切的感受。

另一篇《郵票在郵海裏游來游去》對於一個集郵愛好者的心理、情緒的描寫，像顯微鏡般顯微，其跌宕起伏、悲歡喜怒，全繫於郵票的價值之上，其癡心、熱忱，在無奈的憂思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現。讀這篇文章，我們可以了解到很多關於郵票的知識，可見作家對於集郵這一行鑽研之深、知識之廣博。正如長處中也隱含着短處一樣，於對集郵知識過份專業化的描述，使不熟這一行的讀者感到有些阻礙閱讀興趣。

從審美角度去看，這些作品，往往具有散文似的優美。多種情緒的變化流動而較輕故事、情節，也不重設置懸念(個別也重故事的組織結構)，作家以細膩深沉而充滿情感化的敘寫，有力地再現了一定的世態人生，以縱橫交叉的複式感受對一些小人物的命運軌跡進行縱深探索。作家善於描摹小市民震盪不已的思考和獨處一隅的心靈獨白，對他們的心理變化和語言行為嫺熟於心，很好地把握人物陰柔的心理體驗，洋溢着抒情的氛圍，給人深刻的審美觸發。

歌德說：「形式是完成的内容」。劉先生的小說，對於內容與形式處理得非常好，堪稱珠聯璧合、相得益彰。它們交織成血肉相融的整體，使之揭示形形色色的世態人生時，厚重而感人，對生活探尋與剖解，達到了很高的境界。

1996年12月21日完稿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